

文 學 叢 刊

山 谷

劉 北 汜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三元七角

山谷

劉北汜著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漢口交通路口
第一四八號
第一四九號
第二四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十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蠟子
王西彥 馮至 張天翼 靳以 梅林 劉北汜 巴金 李廣田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行吟的歌 詩四十首

陳敬容 李健吾 唐弢 盧劍波 蕭乾 師陀 方敬 杜運燮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報告 戲劇 詩歌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山谷

劉北記

原书空白页

目 錄

雨.....	一
暑熱.....	四九
山谷.....	九三
機場上.....	一一五

原书空白页

「……這母女二人到了法場之上，但見得風雲蔽日，飛沙走石，忽地里克啦一聲砲響，這就——」

突然，說書人用力把手裏的醒木拍下去，提高聲音，左手向外一推，做了一個砍擊的樣子，嘴裏說：

「啦啦……—嚓！」

「砍下來了！」

米綫店老板自作聰明的說，坐在前排吃着葵花子。在黯黯的燈光底下映着他的冬瓜樣的大腦袋。

昏暗遮蓋着茶鋪的內部。映在壁上的燈光搖蕩着，穿梭着，有人在擠着走出來。

這一刀不要緊，」說書先生用比較和緩的，放低的聲音接着：「卻嚇昏了那賊……」

同時睜大了眼睛看看前面的客人，一面用扇柄敲着自己的額頭，改換着口氣

「你道怎麼着嚇？」他唱下去：「這一驚不要緊，這就牽扯了周員外家裏幾個幫工，這就……」

「這就作了小寡婦啦！」

米錢店老板色情的聳了聳肩。接後，用舌尖潤潤嘴唇，拍着自己的膝頭：

「我日他個舅子……」

一邊繼續浪蕩的笑着，搖着黑色的大腦壳。用他的帶着睡意的眼睛望着說書

先生叫：

「說下去呀！」

李子魁憤憤地用拳頭在桌上打着，茶杯跳了起來，水溢到紅色的桌面上，罵：

「見他爹鬼叻……」

米錢店老板坐直起來，吃驚地看着李子魁的臉。

「……罵我，是不是？」

他把赤着的腳從凳子上移下來，穿好鞋子。臉色變紅了……

有人問着李子魁，站到他的身邊來：

「怎樣，報上說什麼？」

「聽說敵人要進攻迤西了，調來十萬兵……」

「美國飛機到底來沒來，這報上有麼？」

有人在背後說：

「據說我們有二百萬開過去……」

「謠言！」李子魁把手裏捲折了的報紙展開來：「報上不說這個！」

「那麼我們的飛機不是美國的麼？」

李子魁把報紙展開來，看着，不在意的懶懶的說：

「是倒是，但是……」

「但是你老子的雞巴！」

米綫店老板已經氣昂昂的站到李子魁的前面，要廝打的樣子。可是立刻他又被七八張手掌推回原來的坐位上。他不再出聲了，只用力地放着杯子。

「……原來這一天到了一位王員外……」

說書人的酸木連續地在桌上拍着。

「但是，我們不能那麼說，」李子魁加重了聲音，眼睛看着面前的幾個人，極力避免把臉孔扭到米綫店老板坐着的方向：「在歐洲，英國，美國，那些外國人就在乎這個，軍事祕密，嚙，一說，好，上斷頭台，老哥……中國漢奸多啥，爲什麼呢，就爲了傻氣，教育不夠，民衆組織不好，上層呢……」覺得話談遠了，想把話收回來，便很費力地嚥着口沫，一面留心着每個人的面孔。「所以，」他接着說：「我們不能不思想，思想再說，飛機是那國造的，說出來，祕密就洩漏了……」

那邊，隨着說書人拍擊醒木的聲音，起來一種嘩笑的聲浪，人影在幽黯的牆壁

上晃動着。有人在低低的哼，而這哼聲又被笑聲迅速地湮沒。

有人問：「那麼那位偷花的白吃了豆腐麼？」

說書人把眼睛一眯，高聲說了一個「着」字，把腿從凳子上移到地上，臉孔緊張着，用扇柄敲敲左邊的手心，大聲道：

「白啦！」

笑聲在囂亂的，低囂的聲音中間衝了出來。

李子魁自顧吃着茶，頭仰着，看着屋頂。老說書人的沒有光的多綢紋的臉龐使他聯想到了死人。

他捻了一隻漏斗形的煙捲，燃着了，一邊看着噴出的煙，一邊用卑棄的聲調繼續着他的話：

「外國人罵中國人，就罵的這幫老不死，活着礙事，死又不情願的人……」

「誰作興死？又不是傻子！」

茶鋪老板倒完水，又從外邊折回來的時候，經過李子魁的身邊，低聲說：

「你要唸報，明天買份有趣的，沒好消息要假造一些，找人們愛聽，能笑裂嘴，吧的……」

李子魁的臉色變紅起來，覺得茶鋪老板在侮辱他。他不能造謠言。

「什麼是好消息？」

他的激怒使茶鋪老板驚震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靜了，笑着說：

「使人們笑的，或者哭不成笑也不成的……」

「講婆娘養漢比打仗有趣，有人笑，愛聽，你是這意思麼？」

「隨便你！」茶鋪老板覺得不自在，癢癢地說：「消息沒人聽，唸上一輩子報有噪子用處？茶賣不出去，我還撈你鬼兒子的錢！」

「隨便我才好！」

李子魁傭倦的回答。臉上染了更深的紅色。在映着燈光的額角上面起着一條

條黑色的筋絡。

看不清的對面店鋪後的天空中，聚集着濃密的雲，大雨在孕蓄着。沿街道後立着的黑鬱的尤加利樹列，時時有成團的白色烟氣淹沒過去，失了知覺一樣默默地站着，有時又溶了淺淺的燈光，突出在黯淡的天空中。

斜過去，乾草藥店門口的紅葫蘆奇特的伸進了街的上空，單調而低低地反應着沙沙的雨聲。

不斷地響着說書人的醒木聲。人影在灰白色的牆壁上幌動着，熙擾而興奮地變動着姿勢，預備迎接偉大的變動一樣。在所有的頭上突起着說書人高聳的，然而削瘦的影子。

彷彿不是在低陋的茶鋪中了，說書人咳嗽一下，用響亮的高音繼續：

「這王員外……」

醒木拍着桌子。

「拍」

一揚手，說書人笑了，伸出兩個手指頭來。

「……一聲號令，打南就跳來兩個穿着大紅棉襖的娘子救兵……」

人們的眼睛追着說書人指尖上的燈光。

突然，爆發一樣地，沒有拘束的笑聲響了起來，人影搖動着，凝成的黑暗被攪混了，燈光在人影間擠動着，隨後，一個拖長的聲音嚷了起來：

「好——」

說書人繼續着自己高亢的嗓音唱，用黝黑的眼角望着聽衆。人們沉默着，嘴裏吐着淺灰色的煙圈。茶鋪老板再一次地爲人們倒着水，臉上全是黑污的煙漬了。

二

繼續落着秋天的污穢的雨。沿途邊的水溝中，流着混濁的積水。在黯黯的天空

中聳立着城樓的黑色而模糊的輪廓。

城門洞裏面的路燈在前面閃着暗暗的光。街道上積着深的污泥，鞋子完全溼透了，冷冰的感覺從脚下昇到了李子魁的身上。

「秋天了……」

他低下頭，打着冷戰，想到秋天好像突然襲着他。褲腳冷冷地貼着他的下腿，微微搔着。

他回到了自己陰暗的小屋裏，過了兩點鐘，他被一個抑啞的聲音喊醒了。一股陰冷的氣息隨了來人裹進來：

「我，姜大哥。」

雨大了，從門縫望出去，天色是暗鬱的，沉濁的。雨滴清晰的滴着地面，簷水小小流一樣地向下傾瀉，成爲了連續不斷的小的急流。

兩個人分據在兩個不同的角落上，吃着煙。

『城口那裏有水汪着，給我踏着了，腳這陣溼得癢癢的，街角那裏也有水……』
『我一回來就睡了。』李子魁說，漠不相關的用被角蓋了蓋自己赤着的腿，沉默起來。

『我不能多走路，』說書先生對着醫生訴說病狀似的說着：『起先還以為是有了病，其實人老了，現在才知道，幾步路也懶得走，這是老了。我看你硬實多了，不是麼……』

『怎麼？』

『我想編一個新唱本，』說書先生吮了一下嘴唇：『人們都愛聽新玩意兒，可是我，腦子舊得很，……你知道我不是總唱着那些舊調子嗎，其實，我早已經厭惡了。……』

李子魁的脚尖揉着地上的一件軟的東西，冷冷的回問：

『你說什麼？』

這樣的談話使李子魁興奮了，彷彿做了一次報復。一種勉強的笑滑過他的臉上。

「這樣，」說書先生比劃着：「我想請你幫忙，」他暗示着：「我老了，講話都費力，可是，多少人都等我說故事呵……」

說書人嘆息，背靠着溫潤的牆壁。

電的閃光在窗格之間划行着，映出了兩個在薄亮的小房間中的瘦削的影子。
「……我因此想起了你。」子魁，「我想着，想就這麼拉住你老兄說：『替你老大哥捉摸一些新名辭呵，不然，老哥得見閻王去了。』於是我來了……」

在黑暗裏的說書先生的影子向前傾着，像預備攀扯什麼的樣子。李子魁覺得沁進了一陣爽快到身上。

「這樣也好，他找上來了……」

他高興的想，覺得自己和說書先生的關係在這一個短的時間裏完全改換了。